

建国前共青团组织在茂名县(今高州)的奋斗历程

李柏青 钱家飞

1922年,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,马列主义思想在我省广泛传播。茂名县(今高州,下同)朱也赤等一批受到“五四”运动熏陶,追求民主进步的青年学生,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。此后,他们利用假日回乡,探亲访友的机会,在茂名县各地宣传马列主义,传播革命思想。1925年10月,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和共青团广东南路特派员王克欧,随第四军十二师到高州开展革命活动。同年12月,在朱也赤、王克欧的发动领导下,高州城各中学青年学生陆续掀起“择师运动”起来反对抵制那些反动教师。1926年初,黄学增、朱也赤等先后在省立高州中学、省立第五师范学校、茂名中学、茂南中学等学校成立共青团组织。次年1月,成立了茂名县学生联合会,设在茂名县省立第五师范内,该校学生张树年任主席。学校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,促进了学生运动兴起。共产党员朱也赤开始在学生运动中发展共青团员。

1926年5月,共青团茂名县委员会成立。在中共茂名县党支部的领导下,经黄学增、朱也赤、王克欧、梁文炎等人,分别在高州中学、省立第五师范、茂名中学、茂南中学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共青团,并建立了团小组,较早的团员有陈文炎、李雅度、李锡福、张树年、潘襟江等人。不久,经共青团广东区委派团区委委员丘启勋帮助,建立了茂名县共青团支部。此时,全县团员发展到100多人。全县团员分布状况为:高州中学40多人、省立第五师范30多人、五师附小10多人、茂名中学6人、茂南中学10多人。

团组织建立后,组织青年学生阅读《向导》《少年先锋》等进步刊物,宣传革命思想,使团的影响不断扩大,组织不断发展。当时,各校团员按规定时间,分批集中到高城后街北园馆进行学习、上课和汇报工作。有时还召开县城团小组长以上骨干会议,分析形势,研究和布置工作。同年7月,还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

高州青年社。社址设在高城后街北园馆内,共青团员张树年任社长。青年社吸收了大批城乡进步青年学生加入组织,社员发展到700多人,并创办专刊《狂涛》小报,发行高州六属各地。

共青团和青年社组织发动青运、学潮,密切配合支持农民运动。1926年10月,茂名县茂南区区长张耀恒贪赃枉法、欺压群众,激起农民的义愤。在朱也赤、杨绍栋、刘竹虎的领导下,已经建立乡农民协会的农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,声讨张耀恒活动。茂南中学在共青团员柯义恒、潘襟江等人的带领下,举行了全校罢课,掀起学潮,全力支持农民斗争,并同部分小学联合起来,统一行动,进行游行示威、集会声讨。运动由部分地区发展到全区性群众运动。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,茂名县长张选锋不得不罢免了张耀恒的官,使贪官污吏受到沉重打击。

1927年4月,蒋介石制造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公开叛变革命,捕杀共产党

人。茂名县团组织负责人王克欧离开高州。同年6月,在里麻村群众的支持下,车振伦秘密安排在里麻村新村铺车可茹家,指导召开了共青团茂名县第一届代表大会,选举产生了新的共青团茂名县领导机构。1928年春,茂西沙田有共青团员100余人,茂南有团员30余人。同年底,南路特委被破坏,团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,自始与上级失去联系,中断了活动。

1949年1月后,中共茂名县委会根据党中央《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》,在茂名县建立、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。是年,先后在高州中学、高州女师、茂名县保安中学、高州农校、茂名中学、茂名师范以及茂南白土、兰石、石浪、茂东新垌乡埚村、曹江先觉村、茂西木头塘和石板等学校、地区建立了16个团支部,有团员180多人,全县团组织工作由中共茂名县委直接领导,青年团组织协助党组织为迎接茂县的解放作出了贡献。

重回故地话当年

何火权

10月初的一个傍晚,妻子陪我去茂南区镇盛镇茂坡的樟文村,喝一杯进宅酒——当年茂坡小学的同学李日荣老师建了新居,邀我去热闹一番。三四十年过去,平日里联系不多,这份情谊却未曾生分。我对李老师说:“谢谢你记得我,我一定回去见见老朋友。”一路上,我对妻子说,1983年8月,我到茂坡小学工作,一转眼便是四十三年,真是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我离校那年在宿舍门口拍了一张两寸黑白相,特意请师傅在晒相时,加上“难忘的岁月”,那是一段多么深刻的记忆啊。

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,当我又一次站到茂坡小学门前,那一段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日子,又在我心底泛起涟漪。我说不清为什么,总是一次次梦回茂坡小学。在街道办工作时梦过,在市社科联工作时梦过,在市纪委工作时梦过,退休之后也还梦过。梦里,我又执起教鞭,站上讲台,窗外依旧是沙沙的树叶声、蔗叶声。每次醒来,心口总是沉沉的,又暖暖的。如今再踏上这片土地,我才真正懂得,那挥之不去的,正是在这里立下的誓言,在这里度过的艰苦岁月,以及我从这里带走的一生奋斗、拼搏、进取的人生底色。

当年8月18日,我从镇盛教办开出介绍信,沿着弯弯曲曲的泥路,骑车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茂坡小学。到校时,见到李日荣、李洪钧几位老师,日荣舀上一碗热腾腾的花生糖给我。学校虽然简陋,人心却是热的。

新学期开学前一天,我提前返校,本地老师还未回校。到了做午饭时分,才发现学校伙房连一盒火柴也没有。我连忙到学校附近的大队小卖部,却见锁着门,原来店长到墟上进货去了。这里远离村庄,加上人生地不熟,去哪里借一撮火种?正一筹莫展,见大队门口有个摆摊的年轻人,不到二十岁,卖些冬瓜、糖果、饼干之类。我上前说明,想借一盒火柴。他上下打量我一阵,说:“我不认识你,不借。”一盒火柴也不肯借,看似无情。可待我说清来意,他还是卷起一张草纸,点着了递给我。那一刻,我心头一热——来到茂坡小学的第一顿饭,竟是靠一张草纸点燃的。那一点微光,我记了一辈子。

那时候的日子,是真苦。买菜要骑车半个多小时到镇上买;吃水要到二里外的樟文村去挑,那口井就在李日荣老师家旁。我常挑水桶搁在井边,上他家坐一坐;碰上他家煲好的番薯芋头,我也随意地吃,有时有粥有饭,也吃过多次。可挑水终究辛苦,一次来回要20多分钟;有一回雨天路滑,回到半路,一桶水泼了,我赌气把另一桶也倒掉,转身回头重挑。

茂坡山多,柴也多。茂坡大队林场在青年湖边,离学校有四五里路,那里的桉树学校可以砍回来做柴烧。有一次我们学校老师到大队林场砍柴,砍好了,我们用双轮车往回拉。半道歇脚时,一位老师望着我,叹息道:“你还年轻,就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,要受很长的苦啊!”那时我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,接口便说:“你们放心,我不会一辈子困在这偏远的小学。”话是硬气,心里其实明白,路,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。

我住的那间宿舍,墙上有我抄写的一副对联,是蒲松龄的自勉联:“有志者,事竟成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,天不负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我从中汲取在逆境中进取的力量。也就是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,我写下了一首《奋斗歌》,来促使自己努力拼搏。歌词是这样的:“奋斗!不屈服现状的青年,我们携起手。点滴时间是黄金,不让你在无聊中溜走;珍惜今天吧,向时间索取报酬。敢于攀登,水滴石穿,任何困难也低头;不要嗟命苦,奋斗有奔头。”这首歌没有人给它谱曲,也没有人传唱,只有我自己常常放声大唱。后来,我把这段经历写成《自创奋斗歌伴我行》,刊发在《茂名日报·都市版》。那些朴素的句子,如今读来,依然让人热血沸腾。

在茂坡小学工作的两年,我立定了人生的底色——不怕艰苦,不敢懈怠;拼搏、奋斗,永不退缩,永不言败。就是这一股不服输的劲头,支撑我从一名普通的小学校师起步,后来教过初中、高中,受聘到茂名教育学院兼任过“邓小平理论”“写作”等多门课程,我常常自豪地说自己“从小学教到大学”。一步步成长为报社记者、镇、街道基层干部,成为全国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《南方论刊》杂志副总编,成为市委宣传委宣传部部长。一步一个脚印前行,这大半生的经历,没有捷径可走,也没有享乐可言,有的是自己不懈搏击,不断努力的心血和汗水。许多年后,我跟市纪委监委年轻干部座谈,讲起这些往事,我告诉他们:一个人的成长,不忘初心,最为重要。初心在哪里?就在你踏上社会第一步时,立下的那句誓言里。“咬得菜根,百事可为”,年轻时吃过苦,未尝不是好事,这样更加懂得感恩、懂得珍惜。在任何时候,任何情况下,都要记着,只有努力工作和奋斗,才能不负韶华!

当夜的樟文村,灯火明亮,李老师的新居宾客盈门。酒过三巡,同事们说起旧事,说起我曾写下的《难忘的岁月》,1992年2月《茂名日报》刊发时,茂坡小学梁永光校长竟用彩笔把我文字抄在学校围墙的宣传栏上。当年6月我回校见到,既感动又自豪——可惜当年照相不如现在方便,没能把那珍贵的一幕留下来。

我从这里走来。这里的一切,令人警醒,令人兴奋,更令人难忘。四十多年风雨,我不敢偷懒,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心中始终藏着一份执着,一份拼搏。这,便是我对当年那块土地,最好的回报与纪念。路,总是人走出来的——当年我相信,如今,我依然相信。

我与算盘的半生缘

黄波

小时候,生产队分稻谷、番薯、芋头,会计兴叔的算盘一响,噼里啪啦,又快又准。我常站在一旁看得入神,心里满是羡慕。

小学三年级,学校每周有一节珠算课。因不是考试科目,老师只简单教了加减。这,也算是我唯一受过的“正规”珠算训练了。

走出校门,组织上安排我到基层财政所工作。一进门,就看见老所长和会计面前各摆着一把算盘,那熟练劲儿,丝毫不亚于兴叔。既然算盘是“饭碗”,我也跟着练了起来。可无论怎么拨,速度总差他们一截。

后来,县局送我到财政专科学校系统培训。从阿拉伯数字的书写,到《会计原理》,再到珠算,一路学来,教我们的,都是严谨的“老学究”。阿拉伯数字只准记账栏的二分之一;珠算更严,从口诀入手,每个学员必须站起来背诵,背到流利为止。再从加减乘除一步步练起。每人一把算盘,早晚各拨一遍,每周测试一次。

有一回背口诀,我卡在“三下五去二”上,越急越乱,老师让我站了整整五分钟。那五分钟里,满教室都是算盘珠子噼啪作响,只有我红着脸杵在那儿。从那以后,我再不敢偷懒,连走路都在默念口诀。

放假回家,我自以为喝了“夜粥”,

拿着练习题目去找兴叔比试,想试试自己的“钢水”。不料兴叔接过题目,把每张纸撕开,涂掉页码——这个动作一出,我就知道自己输定了。他怕我记熟了整套答案。果然,我又败下阵来。真是“高手在民间”。回到学校,我练得更狠了。结业时,珠算达到五级。果不其然,“名师出高徒”。

培训结束,我背着算盘进村入巷,征收公粮、公粮代金、公路基金,算盘也打得噼啪作响,成了所里的业务能手。后来,组织上调我担任预算会计。算盘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,业务能力得到上级肯定,我也一步步成长为负责人,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当选区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。

再后来,财政体制改革,农业特产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划归财政部门征收。县局购入一批计算器,拨给基层所。算盘与计算器优劣立现,新来的年轻人,根本不会用算盘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,国家惠民政策逐项增加落地,基层财政工作业务从征收管理型转为惠民服务型,财政所成了结算中心。从乡财政软件到贝佳系统,再到U8,进一步到数字财政,电脑屏幕上的数字跳跃飞快,却再也没有算盘那噼里啪啦的清脆响声。记账手段日新月异,算盘运算真的跟不上了,只能作为陈设品,摆在我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。

川王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的峥嵘历史

王如晓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。为追寻红军长征的峥嵘历史,我于春暖花开时节,踏上川西之路,经茂县、松潘、岷山一路寻访当年的史迹,聆听当地居民、导游讲述红军的英雄事迹。其中,最令我动容的是,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,聆听讲解员介绍碑园的建园初衷,以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雄故事。感动之余,遂落笔成文,与大家分享这段峥嵘岁月里的红色记忆。

绝处逢生的忠诚

川西高原群山连绵,松潘草原苍茫无垠,川王寺元宝山顶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凌空而立,静默巍然。作为全国唯一的红军长征总碑,它并非纪念单一战役或局部征程,而是为铭记二十万千里长征这一人类奇迹,缅怀全体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。三十余年风雨洗礼,碑身依旧挺拔。丰碑背后,既有审慎谋划、倾力筑园的往事,也镌刻着革命先烈以身许国的赤诚,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雪域高原。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工农红军开启的万里长征,是人类历史上意志卓绝的战略远征。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程时间最长、转战范围最广、战斗最多、牺牲最重的省份之一。1935年至1936年,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先后在巴蜀大地转战一年零八个月,足迹遍布10个市(州)近70个县区。而松潘草地,更是长征路上最为凶险悲壮的生死绝境。这片看似水草丰美的高原湿地,实则沼泽遍布、积水腐臭,终日阴雨迷雾,寒风刺骨。数万红军将士身着单衣,脚踩草鞋,在缺粮无宿、无路可寻的荒原之中,跨过暗藏杀机的泥潭,顶着变幻莫测的风雪,踏上九死一生的突围之路,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。

粮草断绝,是过草地时将士们面临的最大难关,众人只能依靠草根野菜果腹。草原原野植物种类繁多,不少植株含有剧毒,误食便会危及生命。为保全战友、保障队伍前行,红军中自发掀起“尝百草”行动,官兵争先以身涉险,用自身安危为

全军探明生路。红六军团保卫局执行科副科长陈云开主动参与试吃野菜。据回忆资料记载,他接连品尝七种植株后不幸中毒,经及时救治才得以脱险;也有史料记述,他尝过十几种野菜后陷入昏迷。他以自身代价为部队甄别毒草,守护了数十名战友的生命。还有一次行军途中,水塘边一种形似野萝卜的植株让战士们心生希望,一名红军战士及时拦下众人,独自品尝后当即中毒倒地,事后证实这是剧毒野草。无数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,用无畏行动诠释纯粹的革命初心。

绝境之中,党组织是凝聚人心、点燃希望的核心。过草地期间,红四方面军一支后卫部队遭遇险情:暴雨冲毁道路,粮草彻底耗尽,数十名伤病员被困荒原,饥寒交迫之下,绝望情绪悄然蔓延。危急时刻,红四方面军10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挺身而出,收拢起29名掉队人员。清点后发现,这支队伍中有多名党员、团员,都是队伍骨干。众人随即成立临时党支部,也就是长征史上著名的“草地党支部”。没有党旗,便以初心为旗帜;没有誓词,便以生命许下诺言。支部统一调度,强者帮扶弱者,众人平分食物,夜里相互依偎取暖。靠着坚定信仰与团结一心,这支队伍闯过重重沼泽与风雪,最终全员走出草地,回归大部队,彰显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。这支三连党支部由此得名“草地党支部”,连队后来被授予“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”荣誉称号,抗战时期又获“模范党支部”称号,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,成为英雄连队的一面光辉旗帜。

长征路上,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同样令人动容。1935年8月,红军行军途中周恩来身患重病,连日高烧不退,身体虚弱,几近支撑不住。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,斩钉截铁地说:“抬,也要把周恩来同志抬出草地。”彭德怀甚至下令:“宁肯损失一百门大炮,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!”担架队主要由迫击炮连组成,陈赓自告奋

勇担任队长,杨立三等干部也轮流抬护,几名年轻战士轮番上阵护送。千里草地泥泞湿滑、风雨不停,战士们肩膀被担架磨出血泡,双脚在冰冷泥水中溃烂,却始终不曾停歇、不曾抱怨。周恩来多次想要起身分担,都被战友执意劝阻。战士们不畏艰险,历经六七天艰苦跋涉,终于将他安全送出草地。漫漫松潘草地之上,一万余名红军将士永远长眠于此。他们之中许多人无名无姓,却用年轻生命铺就北上抗日、救国救民的道路。这片浸满热血与忠魂的土地,正是红军长征总碑落户于此的深厚历史根基。

纪念碑承载的精神与内涵

岁月更迭,山河安宁,英烈功绩永世难忘。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,传承长征精神,1985年,中央作出重大决策,选址修建全国唯一的红军长征总纪念碑。不同于瑞金、遵义等地纪念单一事件的纪念碑,这座总碑放眼长征全程,致敬整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与所有革命先烈。经过多地选址比对与综合考量,最终确定将碑园建在松潘县川王寺元宝山。这里是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进出松潘大草地的交汇之地,也是长征战略转折的关键区域。长征中最艰苦的跋涉、最惨烈的牺牲都发生在这里,与纪念碑承载的精神内涵高度契合。立于山顶,雪山草地尽收眼底,处处皆是红军征战的足迹,此地足以让丰碑映照山河、告慰忠魂、启迪后人。

1988年4月,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正式动工。川王寺海拔偏高、气候严寒、风力强劲,全年施工周期短暂;加之地处偏远,建材运输困难、物资短缺。建设者们克服高原缺氧、天寒地冻等诸多难题,昼夜劳作,精益求精,怀着敬畏之心打造每一处建筑。历时两年多艰辛建设,1990年8月,碑园顺利竣工,邓小平题写园名。碑园占地19.27万平方米,整体布局庄严肃穆,由主碑、大型花岗石群雕、陈列室(纪念馆)三大部分组成,气势恢宏、

浑然一体。

主碑40多米,由汉白玉基座、碑体、红军战士铜像三部分组成。基座高2.5米,象征巍巍雪山;碑基地面铺以绿色水磨石,象征茫茫草地;中段碑体高24米,呈三角立柱状,以亚金铜贴面,象征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坚强团结。主碑顶端矗立着高14.8米的红军战士铜像,战士身披戎装,一手持步枪,一手执花束,双臂高举成“V”字,面朝北上方向,定格下革命战士不屈的英雄形象,夕阳下金光熠熠,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金碑”。

在青山松柏间感悟红色精神

建成三十余年来,碑园历经风雨而愈发庄重,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各地游客慕名前来,踏石阶、瞻丰碑、忆先烈,在青山松柏间感悟红色精神。伫立元宝山顶,耳畔松涛阵阵,仿佛依旧回荡着四十余年前红军前行的脚步声。那些舍己为人的战士、坚守信仰的革命者、患难与共的战友,身处乱世却心怀家国,以平凡之躯扛起重担,肩负民族的重任,用热血生命换来今日山河安定。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不怕牺牲、坚贞不拔、团结奋进、忠诚为民的伟大长征精神。

如今硝烟早已散尽,川西大地草木繁茂、百姓安乐。我们行走在先烈用生命开辟的坦途上,享受着和平盛世,更应铭记历史、不忘初心。川王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,既是一座建筑丰碑,更是一座永不倒塌的精神丰碑。它镌刻着长征的峥嵘岁月,承载着先烈的赤胆忠魂,见证着民族的苦难与辉煌,传承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。

山河铭记英烈,精神指引前路。这座屹立在川西高原的丰碑,将长久守望雪山草地,留存百年峥嵘记忆,滋养代代国人初心。伟大的长征精神,跨越时空,历久弥新,持续激励着后辈砥砺前行,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坚守赤诚、奋勇争先,书写属于当下的崭新华章。

茂名印记

30年前古丁中学登山活动



1996年10月,高州市古丁中学开展“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”系列活动,有读书报、听讲座、看影片等,还有令人备受鼓舞的徒步登山活动——“我们的‘长征’”。活动当天中午,全校学生在学校领导、各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带领下,从学校出发,沿着S280线浩浩荡荡徒步几公里到达龙马村,然后再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山上攀

登。一路上,师生们迎难而上,互相关心,互相鼓励。历经千辛万苦,大家终于登上了当地的最高峰——海拔500多米的白塘岭主峰。师生们远眺家乡的壮丽河山,豪情满怀,感慨万千。学校因势利导,引导广大学生在新的历史时期,要继续开,继承革命传统,发扬长征精神,胸怀壮志,坚定人生信念,走好自己人生的“长征”。 文/图 黄治高